

世界名著



患难与忠诚

[英] 查尔斯·里德 著

译林出版社

0286/15

故事梗概

杰勒德是荷兰特尔哥城一个布革商的儿子。他淳朴好学，善于书法和饰字画。在一次进都参加书法竞赛的途中，他结识了美丽善良的玛格丽特，两人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布革商一心要儿子当神父，以所享受的“圣俸”来资助弟妹的生活，因而逼迫他和姑娘断绝关系。特尔哥城的市长是一个依靠侵吞玛格丽特祖父的田产而发迹的恶棍。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他竭力破坏姑娘的婚姻和爱情，并把杰勒德投入了监狱。杰勒德的两个弟兄由于害怕杰勒德分享祖传的遗产，也成了市长的帮凶。经玛格丽特父女等人的营救，杰勒德越狱逃跑；市长发现后率衙役追捕，未能得逞。杰勒德虎口余生，逃出边境，流浪异国他乡，一路栉风沐雨，历尽艰险，最后来到了他所向往的罗马。

可是罗马并不是他所想象的天堂。他的良艺找不到主顾。后来因为认识了一个酷爱艺术的贵族修士，进而认识教皇，他的艺术才找到了出路。就在这时，该国一位美丽的公主爱上了他，以利诱威逼的手段要他答应成婚。但忠于爱情的杰勒德全然不为所动，他的一片忠贞终于打动了骄傲的公主，从而使他得到了解脱。

杰勒德出走后，玛格丽特生下一子。他们虽然已经举行过婚礼，但结婚证书被杰勒德带走。她害怕即将诞生的新生命被人误认为是私生子而蒙受耻辱，不得已和父亲悄然离开故乡，迁居鹿特丹。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忍辱负重，担负着一家人的生活，朝朝暮暮望眼欲穿地盼望亲人回归故里。然而，她捎往意大利的信却一直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当时，有个痴心爱恋着她的小伙子一直苦苦追求她，却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

原来问题就出在她捎往意大利的那封信上。

歹毒的市长为使杰勒德永远不返回荷兰，伙同杰勒德的两兄弟造了一封诈称玛格丽特天亡的信，暗中替换了那封真信。

杰勒德收到信后，以为玛格丽特已经离开人世，顿时痛不欲

生，万念俱灰，在绝望之余走了堕落的道路。一次偶然的机会，公主见他十分浪荡，遂认为他过去的纯真全系伪装。为雪拒婚之耻，她忿然雇了一个刺客谋杀他。而厌弃人世的杰勒德已下定决心投河自尽，却被那刺客救起。原来那刺客认出他就是在海上沉船时救过他妻小的恩人。杰勒德得救后被送进一个修院。宗教很快填补了他心灵的空虚，他终于加入教会，成了一名出色的修士。一次，他传道来到荷兰的鹿特丹，在一大教堂与玛格丽特邂逅相遇，一时激动得差点晕倒。事后他从一个知情者那儿打听到了他受骗的全部经过。然而，这时的杰勒德中宗教毒太深，不敢留恋世俗的情爱，更因为他怕贻害玛格丽特，在他当场揭露了他两兄弟的罪恶和暗中为玛格丽特夺回了她被市长侵吞的家产以后，便躲进山洞，过起了隐居生活。与世隔绝很快使他陷入了病态的宗教狂热。玛格丽特多方寻找，终得下落，深夜怀抱幼子再三苦劝，在她答应不再团聚的条件下，他才迁出隐居处，成为一位教区神父。此后，他在玛格丽特的全力帮助下，悉心从事慈善事业，深得教民的信任。不幸的是，他们儿子读书的那个城市发生了严重的鼠疫，玛格丽特抢先前往救出儿子，自己却被传染，不久便死在匆匆赶到的杰勒德怀中。杰勒德内心埋藏着的爱情爆发为巨大的悲痛，终至一病不起，……。

· 本书的构思宽广，艺术上颇具特色。地理上，延及了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等诸国。作者的笔触独具一格，细腻、逼真、千姿万色。有的情节，如在宫廷宴会上情侣的温情脉脉，饶有诗意；有的情节，如林中斗熊，黑店奋战顽匪，则又十分惊险，扣人心弦。另外，如庸医骗子的无赖，修士的半夜寻欢作乐，店主的贪婪，贵族和神父之间的尔虞我诈，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情侣泣别，至友分离等情节更加感人肺腑。全书活象一个了解西欧世界的万花筒，整个故事迭宕起伏、变幻莫测，极富于戏剧性。

查尔斯·里德是英国著名作家。小说一经出版，即轰动了西方文坛，堪称《傲慢与偏见》的姊妹篇，并被誉为世界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第四十七章

第二天，丹尼斯利用一个机会把昨晚没讲完的继续讲给母女两人听，并就自己没有让科内利斯和西布兰特听作了一番辩解。“我并没有理由要给他们抹黑。他们都出生于体面的家庭。不过杰勒德认为，在他被迫流亡这个事情上他们不是他的朋友。我是杰勒德的伙伴，而我们当兵的有个规矩，就是除开撒谎以外什么也不告诉敌人。”

凯瑟琳叹了口气，没作回答。

他所讲述的历险故事引起了这家人强烈的激动和悲伤。当他们听到朋友分手的情景时，都痛哭起来。说实在的，这一情景甚至连丹尼斯现在讲起来也不能不感到声音发抖，但最后一切都化为期待杰勒德早日归来的乐观希望，丹尼斯也暗自怀抱这个希望。不过他提醒他们，他并不能因此而忽视他朋友的意愿和临别的嘱托。事实上，要是杰勒德下星期真的回来，找不到玛格丽特，他丹尼斯该是如何的狼狈。

凯瑟琳从来没象现在这样对出走的玛格丽特感到如此怜爱。她和丹尼斯一样，急于在杰勒德回来之前找到她，好好对待她。但她不能同意丹尼斯的看法，似乎离开这一带地方去找她会有什么结果。“她一定会把她的去处告诉过谁。他们又不是象不清不白的人那样逃往他乡。他们在塞温贝尔根没欠一文债。再说，亲爱的丹尼斯，你也不可能跑遍荷兰去找她。”

“为什么不能呢？”丹尼斯十分认真地说道。“我们等着瞧吧。”思考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他们应当兵分两路。她可以留在家

里，张大耳目，打听消息；而他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将走遍荷兰去找她。“不过，她离这儿不会多远。他们是三个人。三个人不可能象一个人那样快地远走高飞。”

“这有道理，”凯瑟琳说道。但她坚持要他先到范·艾克女士那儿去一趟。“她跟我们的玛格丽特是知心朋友。她知道这姑娘的去处，问题是只要她肯告诉我们。”丹尼斯主张马上去找她。凯瑟琳只费了片刻工夫稍事梳妆一下，便领着他前去见范·艾克。

年老的贵妇人坐在一间摆设富丽的房间里，很客气地接待了她。她说明了来意。一段画毡顿时从玛格丽特·范·艾克的手上掉了下来。“走了？离开塞温贝尔根都不跟我讲一声？没良心的姑娘！”

这下可使得来客大吃一惊。“怎么，您也不知道？她最后一次来您这儿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十天前的事。我歇了这么多年，刚把画笔取出来想画她的像。不过，因为某种原因，我并没有画。”

凯瑟琳说：“这简直是件天大的怪事，她竟然象这样走得一千二净，既不告个别，打个招呼，也不说个为什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哩。正当我们大伙的心都热情地向着她。杰勒德的朋友也老远地给她带来杰勒德的安慰的时候，我们却找不到她，而杰勒德眼看就要回来。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不过，肯定她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么离开。我的好女士，您不能给我们一点线索吗？求求您啦！”

“我没有什么线索可给，”年老的贵妇人相当生气地说道。

“我倒能给你们点线索，”赖克特出现在门口，脸色有点发红地说道。

“原来你一直在听我们讲，是吗？”

“你说我的耳朵是干什么用的呢，女主人？”

“有道理。那么，就请你动用你的智慧对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发表你的高见吧。”

“我看不出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赖克特说道。“至于线索么，如果你们把它叫做双股线，并且它的一端目前就在这个房间里的话，那么你们也错不到哪儿去。啊，女主人，我真奇怪你会坐在那儿装模作样。”

“天哪，原来是这样！”女主人的面孔变得和仆人的面孔几乎一样红。“原来是我把这傻姑娘赶跑的呀。”

“你有你的一份，女主人。她上次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招呼她的？你以为她会看不出吗？再说，她又没有朋友，孤孤单单的？你说：‘我已经改变主意，不打算画你了。’你一边说还一边把鼻子翘起来对着她。”

“我没有翘鼻子。我的鼻子不象你的鼻子是天生朝天长的。”

“啊，至于说这个么，我们每个人的鼻子了都可以随心所欲，爱怎么长就怎么长。可怜的姑娘。她还走进厨房来看我，‘她不打算画我了，’她说道，眼里含着泪水。她也没多说。但我知道得很清楚她是什么意思，因为先前我就瞧见你们在讲话。”

“好吧，”玛格丽特·范·艾克说道，“这些我都承认。太太，我现在请您当个裁判。您知道这些年轻姑娘什么有独创性的东西也搞不出来，而最惯于模仿她们心爱的人搞的东西。你们的杰勒德许多东西都相当有擅长，其中包括饰字画的技艺。玛格丽特是他的学生，而且是个有耐心的学生。多美的事呀。既有女性对色彩的鉴赏力，又有个所爱的人可以模仿。但那玩意我打心里瞧不起。因为伟大的色彩艺术应该是意境清高而洒脱，但被这玩意一搞，便成了书法和印刷的可怜的奴仆，被禁锢，被搞得形体与精神都很渺小，以迁就那些书籍的渺小，并被有钱的蠢人装进口袋去进教堂。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大家都受感情的支配。每当那可伶的姑娘带着她那些长刺的叶子、百合花、常春藤、悬钩子、瓢虫、蝶蛹，以及大自然的一切糟粕来看我，我的确感到很生气。她

把这些东西象黄蜂粘在蜂蜜罐上似地牢牢贴在金箔上，并且还带着她的日常画册，说明她每一页都花了一百、一百五甚至两百个小时。那么多小时的劳动，那么多的手艺竟浪费在大自然的糟粕，诸如树叶、昆虫、幼虫和干巴巴的字母这一类的东西上。不过人都有心肠，所以我勉强抑制住，或者说抵制住我内心的感情，而同情地瞧瞧她的作品，看如何能给它们作些修改。我说：‘既然上帝因为我们的罪孽注定我们要花时间、心血和颜料来画大字母和小甲虫，而忽略圣徒、英雄一类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的业绩和豪情，那么干吗不把那些蹩脚东西画得自然些呢？’我告诉她：‘我在外面走的时候看到的葡萄都是悬在空中的，不是粘在墙上的。即使这些昆虫以及大自然的其他丑类，也并不是造孽地被夹在金属制的监牢里，象苍蝇在蜂蜜罐和胶水罐中那样度过它们可憎的生命的，而是爬着或自由地在空气中飞翔着的。’‘唉！我亲爱的朋友，’她回答说，‘我现在懂得你是什么意思了。但这是金底，在这上面我们没法打阴影。’‘谁说的？’我问道。‘教这手艺的人都这么讲的，’她又回答说，并且（我想是打算马上封住我的嘴）补充了一句，‘是杰勒德亲自说的！’‘那我就要做给杰勒德本人和他那帮子人看看，’我说道，‘给我把画笔拿来！’

“为了给她的水果和小爬虫画上阴影，我选了一种尽管在自然界里显得很自然，但对那难看刺眼的金底还显得比较自然的色彩，只花了五分钟就画出了一串连叶带茎的覆盆子，看起来就象要飞进你嘴里似的。同样，我还给她修改了一个蝶蛹。这东西她画得那么逼真，以至能使胃口最健康的人倒胃。我的好姑娘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说：‘啊！太好了！’”

“是吗？”

“多可爱的小姑娘！”丹尼斯终于想法插上了一句。

玛格丽特·范·艾克瞪了他一眼，然后微笑起来。接着她又告诉他们她怎样一步步地被玛格丽特吸引住，竟然同意重新拾起

她兄弟死后她可惜地闲置起来的艺术，准备再次画圣母像——以玛格丽特为模特儿。附带说说，她甚至无意地说出姑娘们是怎样一画就成了圣徒的。“我说，‘你的头发很可爱。’她说。‘才不哩，我的头发是红的。’我说，‘不错，是红的，但这是多美的红色！多美的褐红色！多么富于光泽！大多数人的头发对我们油画家来说分文不值，但你的却正是画家要找的那种色调。你那紫罗兰色的眼睛原来还有点世俗气，现在却时而因失去杰勒德而哀怨，时而因企望杰勒德归来而燃烧，我将有办法把它们表现为在圣洁的沉思中仰望天空。你的鼻子已经有点翘望天空了（不过还不象赖克特的鼻子那样虔诚），我将把它们画得稍低一点，同时把你的下巴画有平缓一点。’”

“把下巴画平缓一点？哎呀！这是什么意思？女士，你简直使我莫测高深。”

“这下巴是个显示意志坚决的下巴。对这个罪恶的世界说来，倒一点也不嫌过分，但要画圣母像怎么成呢？对不起，这可不成。”

“真没听说过。显示意志坚决的下巴。”

丹尼斯叫道：“真是个好姑娘！”

“现在问题出来了，当你告诉我她已经——她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我放下了我的画笔。难道我打算在我这个年纪把一个不能回避情欲的姑娘化成纯洁的圣母吗？我仍然喜欢这可怜的傻姑娘。但我更敬爱我们的圣母。你会说：‘一个画家在这样一些事情上不应该挑剔。’不过，你要晓得，大多数画家都是男人，而男人都是好样的。他们什么都干得出。他们的圣徒圣女，恕我冒昧地说，都不多不少正是他们的情人。但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一半艺术在我身上都不起作用。因为在他们画的小天使的白色翅膀下面，我所观察到的恰好是我曾看见在街上招摇过市的一些烂女人，满身珠宝，就象一个异教徒的木偶，穿戴得象一副纸牌里的王后。而我不是一个好样的男人，我只是一个女人。我的

画只有一半是技巧，另一半是虔诚。现在你们可以理解我了。这可能是愚蠢的，但我没有办法。不过，我还是感到遗憾。”到此，年老的贵妇人便很感失望地结束了她以毫不在乎的口气开始的这一番辩解。

“女士，”凯瑟琳说道，“您当然清楚，也一定想到过，既然这姑娘那么喜欢您，您准会使她伤心？”

玛格丽特·范·艾克只是叹了口气。

那佛里斯兰姑娘不耐烦地咬了一阵嘴唇之后，把脸转向凯瑟琳说道：“太太，难道您以为仅仅是因为这个玛格丽特和彼得才离开塞温贝尔根的吗？事情可不是这样。”

“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什么别的原因？哼，因为杰勒德一家人那么冷酷地瞧不起她。谁愿意生活在把自己的孩子赶到意大利的狠心人中间呢？而他走了以后，他们还不后悔，硬要做到底，从来不肯接近他那被遗留下来的爱人！”

“赖克特，我本来是要去看她的。”

“啊，不错，说要去，要去。但你应该要么少说些，要么多做些。你用你的话使她的心飞上了天，而你又用你的行动使她的心一落千丈。‘他们从来没来过。’可怜的姑娘叹着气对我说，好在总算有一个人能够同情她，因为我也远离我的亲人。我刚来到荷兰的时候，经常一个人躲起来痛哭。但我还是十倍地宁愿我仍然是赖克特，在我和我的亲人之间只不过隔着一个漫长的距离，也不肯象她那样置身在本应对她热情的亲人中间，却生活得跟我一样孤孤单单。”

“哎呀，赖克特，昨天我还去找过她。以前我本来也想去，只是总有这个那个倒霉事来打扰我，没有去成。”

“太太，难道有哪天有什么事妨碍过您吃饭吗？我想没有。要是您的心对您的骨肉亲人能象对您吃的骨肉那么有好感，那就没

有什么考虑能有那么大的分量使得您不去看她，让她孤独地坐着，望眼欲穿地等待您和您的安慰了。何况您孩子的孩子正在她胸脯底下颤动哩！”

这时，这出言不逊的年轻妇人被一个佣人的美好生活中并非罕见的情况所打断。范·艾克受到她佣人先前对她的攻击感到气恼，本已体面而策略地进入埋伏，这时便忍不住跳出来大声嚷道：

“你这么不尊敬我的客人，你去另找地方吧！”

“好得很，”赖克特嘴硬地说道。

“女士，那可要不得，”好心的凯瑟琳插嘴说道，“老实人终归是要讲心里话的。她只不过是舌头带刺罢了。”这时，泪水已涌出凯瑟琳的眼睛来肯定她讲的话。“她说出来总比装在脑子里好。这样她就不会感到心里难受了。为了我的缘故而辞退她，那可要不得，这该死的丫头，她知道她是个好佣人，所以想占点便宜。我们这些管家的可怜虫还得为他们身价高而付出捐税。我年轻的时候也有个好佣人。天哪，她把我治得乖乖的。最后谢天谢地她嫁给了一个面包师，我才又挺起腰杆来。‘所以，’我曾经说，‘从今以后可别再有好的佣人来对我耍态度了。’我干脆找来一个笨蛋，亲手教她。但一当她分得清左手右手的时候，她就对我狂妄起来。于是我把她一下子给撵了出去，另外找个蠢材来代替她。天哪，把着手一个个地教一连串的傻瓜可真烦死人。好在我是主人，我说了算。”

这时她已经忘了她本是在为赖克特说好话。忽然她颇带恶意地转过身来对着她补了一句：“我想你在这里当家作主吧。”

“就象那板凳不当什么家、作什么主一样，”范·艾克高傲地说道，“她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佣人，而是被解雇的人。她被辞退了，也就被打发走了。怎么，您没听见我把这狂妄的家伙撵走吗？”

“是呀，是呀，我们都听见你说的，”赖克特满不在乎地讲道。

“那么听听我的吧！”丹尼斯一本正经地说道。

她们都象被安在轮子上似地猛转过身来，用眼睛盯着他。

“好，让我们听听那男人想说点什么吧，”女主人催促道。“男人都好样的，声音又粗又大。”

“赖克特小姐，”丹尼斯十分庄重有礼，以至显得有点荒唐地说道，“你被辞退了。如果仅仅初次见面我就能向你提出建议的话，我想说，既然你已经不再是个佣人了，你就做个女主人，做个王后吧。”

“说来容易，”赖克特粗率地回答道。

“一点不难。你瞧我这个男人，尽管那见鬼的英国人射了我一箭，使得我只算得上半个弓弩手了，不过值得安慰的是，在他的尸体上我也留下了同样一个纪念品。你瞧，我有二十块金币，”——他拿出来给她们看——“还有一只强健的手。再隔个把星期我就会有两只强健的手。结婚不是我的习惯，不过对这么多的美德我不能不十分倾心。你很漂亮，心肠又好，又直率，特别是你敢于袒护我的女同伴。那么请你做个弓弩妇吧！”

“这怪字是什么意思？”赖克特问道。

“我的意思是说，请做在座的勃艮第的丹尼斯的妻子、主妇和王后！”

在场的人一片沉默。

不过沉默并没有持续很久，继之而来的是爆发出的强烈愤慨。

凯瑟琳：“嘿，真没听说过！”

玛格丽特：“有生以来还从没见过！”

凯瑟琳：“竟然当着我们的面说！”

玛格丽特：“在可笑的男性的荒唐无礼当中，这可是——”

丹尼斯冷冷地指出，他讲话的女对象一言不语，而并不立刻需要她们显示口才的人倒是滔滔不绝。听他这一说，话声便顿时停住，目光也都象枢纽似地转到赖克特身上。

她从眼睫毛底下偷看了一眼向她猛然进攻的这位武士，然后

说道：“我想先好好瞧瞧一个男人，然后再决定是否跳进他的怀抱。”

丹尼斯威风地站了起来。“那你就瞧个够再跳吧。”

这一求婚不要紧，可没想到产生了一个十分新奇的效果。只见范·艾克伸出一根长长的白色手指比齐丹尼斯的眼睛，用激动的声音叫他看在所有圣徒的份上站着不动。“你这样的英俊，”她叫道。“你准是灵感来了——愚蠢思想的灵感。那怕什么？你准是灵感来了。我得把你的头描下来。”很快，她就用铅笔勾勒着轮廓。“站过来吧，坏丫头，”她向赖克特尖声叫道，“站得更面对他一些，好叫这傻瓜保持英俊和灵感。啊，我为什么没有福气叫这疯子做我的百人队队长的好模特儿呢？他们找了半天，却给我找来一个扁额头、胡子拉碴的粗野人。”

凯瑟琳站着，十分惊奇地看着这场哑剧，暗自肯定说，她这位可敬的女主人原来一直是个掩饰起来的疯子，现在正忙于丢开自己的伪装。至于赖克特，她既显得愁眉苦脸又显得生气。她忘了把锅从炉子上端走，感到情况不妙。她毫无顾忌地说出了她的担心，并说，象她这么重要的责任“实在使她浪费不起这么多时间既扮演一个塑像又扮演一个傻瓜”。她的女主人作为回答提醒她说，即使一个人要蛮横无礼地和他那老弱孤苦而又心肠好的女主人作对，也用不着表现得那么没良心，不文明，甚至做一个践踏艺术的罪人。

听到这话，赖克特便停留下来，噘着嘴，象个小晰蜴似地气鼓鼓地望着那给她带来不快的、获得灵感的模特儿。但他对她却报以毫不动摇的赞赏。最后由于画家的手腕长时期没使用而开始抽筋，才使这个情况得到了解决。不过，她已经作出了一个粗略而高超的草图。“我暂时没法再画了，”她惋惜地说道。

“那么，女主人，我可以走开去瞧瞧锅了？”

“好，好，瞧你的锅，进你的油锅！不要忘了钻进锅里去，你

会发现你的灵魂也在里面。这样，你整个的身心都会在油锅里了。”

“不过，赖克特，”凯瑟琳笑着说，“她把你撵走了呀！”

“呸！呸！呸！”赖克特轻蔑地说道。“要是她不要我，她就得先把自己撵走，去见上帝。我相信她已经太老，不会撵我走了。女主人，别着急。如果你不急，我也不急。当那天到来的时候，真得有个男人来干干我的眼泪哩。当兵的，要是那时你还是今天这个打算，你可以对我说；要是你改变主意了，这对赖克特·海恩斯也毫无所谓。”

这说话坦率的姑娘忙她的去了。但她的话并没有落空。两位老妇人听了她的话以后，谁也不能掩饰，这耿直的姑娘很可能因为自己孤独而猜中了玛格丽特的心情。看来她确实是伤心地离开了塞温贝尔根。

凯瑟琳和丹尼斯辞别了范·艾克之后，当天下午丹尼斯便出发去进行一次漫无边际的探访。他必须访问百来个城市和乡村，每到一处都得打听一个年老的医生和他美丽的女儿以及一个背长弓的老兵。他得向市长们打听所有新来的居民。他得走到泉水跟前一个个地张望那些带着水罐来打水的妇人和姑娘。

他毅然前去，整月整月地长途跋涉，但没有找到玛格丽特。

可喜的是，这一为了友谊的义侠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本身就是一种报酬。

那些妄自尊大，睁眼瞎似地坐在家里，从他们内心深处，换言之，从他们的无知当中幻想出人或骆驼的先生们会告诉你们，在战争和危险的间歇期间，和平和宁静的生活会获得真正的价值，并满足英雄的心灵。但那些先观察而不是先乱说乱写的的人们会看见并告诉你们，习惯于冒生命危险的人，在危险行动的间歇期间，渴望的是富于刺激性的娱乐，而不是单纯的宁静。

在这点上，丹尼斯也不例外。他整个的军人生涯是一半斯巴

达式，一半卡普亚式^①。而他既然是一个十分好的军人，又是一个十分好的浪子，自然他就从来不曾把一种习性和另一种习性混在一起。但现在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他感到二者结合起来了。他既在过和平的生活，又在尽他的职责。幸好他把他这漫无边际的寻访看作是尽他的职责。因为这几个月当中，尽管可以预料他也经常失望，但他始终象是半个斯巴达人：沉着、谨慎、警觉、百折不挠，同时又很快活。旅途上，他还是大肆和女人调情，但并没有因此浪费时间。在他的漂泊当中，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一个女人“结婚不是他的一个习惯”等等。

正象他可怜的朋友是个“爱情的朝圣者”，他也称得上是个“友谊的朝圣者”。现在，我们就让这“友谊的朝圣者”独自去进行他的长途跋涉吧。

第四十八章

一想起杰勒德最迟在下个月，很可能在下星期就会回来，凯瑟琳便感到惊慌。她如何好向他交代，说她连他的未婚妻都没有照看一下呢？再说，这姑娘的命运还在不测之中。这种悬而不定的感觉有时真叫人难以忍受。

“啊，凯特，”她痛苦地说道，“要是她不在了，自杀了，怎么办？！”

“妈，她决不会这么坏。”

“唉，我的丫头，你不知道年轻的姑娘没有母亲照管，会成为多么冒失的傻瓜。她们会为了一个男人去投水，而害得她们碰到

^① 斯巴达式指的是古希腊斯巴达民族吃苦耐劳的生活方式；卡普亚式则指的是意大利古城卡普亚人安逸享乐的生活方式。

的第二个男人花上一星期工夫给她们治病。我曾见过她们忽然象个铜板跳下水去，但转眼之间就尖声呼救。你瞧，对于这样一个小事情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再说，有时候她们会比我听说过的任何人都病得更加够呛，这就刺激得她们情绪反常，使她们忽然失去耐心，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水里跳。在别的时候，她们的耐心，除开驴子以外，任何活人都比不上。所以我说男人都是些怪物。”

“妈！”

“一点不错，都是些怪物！竟然跑去造那么多的运河，只是为了引诱一些可怜的女人往河里跳。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割破自己的喉咙，因为我们害怕看见血，而且把我们的皮肤看得比命还要紧。至于说上吊么，那么当她还在一边钉钉子做套索的时候，她还来得及回心转意。但往运河里跳和往床上跳可差不多，而不管你愿不愿意，水都会把你冲走。你瞧我，九个儿女的母亲，不是也一度想跳运河吗？”

“得了，妈，我才不相信你会这样哩。”

“你当然可以不信。这是我们成家头一年的事。伊莱还没找出我的弱点，我也还没找出他的弱点。因此我们闹了点分裂，各人往相反的方向扯，结果吵了起来。于是我一边哭，一边跑去告诉一些除圣徒以外我不该告诉的外人，一些象我一样的唠叨鬼。正好在路上有那么一条宝贝运河。他们把我们当成野鸭子吗？啊，那运河多么诱人！我对自己说：‘既然他让我吵着架出了家门，他将看到我马上投河自尽，这样他就会改变他的调子。他会呜呜地大哭一场，而我将从天上往下看，’——我忘了我将在世界的另一方——‘看他伤心呀，伤心。嘿，那才甜滋滋的哩！’我正踮起脚尖，准备往河里跳时，我想起还不能跳。比如说吧，我已经在做一件长衫，而且快要完工了。于是我没跳，而是走回家去。你猜伊莱头一句话是什么，‘让那跳蚤钉在墙上，把这事忘了吧，我的宝贝，’

他说。‘我所说的那些气你的话，除开我爱你这话以外，没有一句是真心话。’这都是他的原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吵架，于是我搂着他的脖子哭了一阵，同时也想起了那条运河。他对我并不比我对他丝毫冷一点。要晓得，他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年轻的男人。所以这终归要比躺在河里，比糟蹋我的结婚衣裙和漂亮的新鞋好；那新鞋还是老约翰·布什给做的，布什以前待他就象自己的叔叔，现在给他管铺子。你说说，我这个悲伤比起她的悲伤算得了什么呢？”

小凯特认为，玛格丽特既然十分热爱她的父亲，总不至于在他这么大的年纪丢开他不管。“要知道，他是她的父亲兼母亲，是她唯一的亲人。”

“凯特，你不懂，女人的确会在绝望的时候感到黑云压顶而忘乎所以的。论到有什么能使她避免不幸，比起那个快进坟墓的老头，我更寄希望于还没生下来的娃娃。眼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娃娃在扯动我们的心弦，要求让他活下去，并依靠我们血管里的营养才能生存，要去死的确是怎么也不心甘情愿的。”

“妈，那你就保持你的乐观吧，”她又补充说道，“这一切忧虑很可能都是夸大了的。”最后她严肃地恳求她母亲，无论如何不要老是猜玛格丽特胎儿的性别，因为所有爱扯闲话的都对她说这是很不吉利的。“天哪，就象女娃娃不是和男娃娃生得同样多似的。”

这个想法，虽然不是不在道理，却遭到大声的反对：

“难道你这么残忍，还想用一个女娃娃来吓唬我吗？有了你，我就不想要更多的姑娘了，女娃娃对我有什么用呢？我能把她象男娃娃那样搁在膝头上，见到他如同见到我的杰勒德吗？我告诉你，一切都定好了。”

“这怎么可能呢？”

“在我心里定好了。如果最终我将失望的话，也不该你事先就使我失望，对我说这不会是个男娃娃，而是个女娃娃。”

第四十九章

玛格丽特·布兰特一直和塞温贝尔根的人很少往来。她的爱好孤独被认为是孤芳自赏。这种看法曾传到她的耳朵里，所以她知道许多人对她充满忌妒的恶意。当她怀孕的事情再也瞒不住的时候，他们将如何对她幸灾乐祸啊！这个念头日日夜夜咬着她的心。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闭门不出，即使她偶尔出门，也避免白天外出。

并不是在她内心和良知的深处。她已经象我那些没有见识的读者有可能误解的那样，误解了她自己的道德品质。虽然她并不熟悉当代法律的细枝末节，但她毕竟知道订婚是一种婚姻的合同；它也和其他成文的和经过见证的契约一样，任何一方都不得非法毁约；同时，与订婚以外的第三方的婚姻过去一直被政教两方都宣告无效，而订婚的未婚夫妇常常无需再举行婚礼而实行同居；他们生下的儿女也完全合法。

不过，使她那单纯的中世纪的心灵感到受压的是那张订婚证书没在手边。她没有保存它，而是在杰勒德身边，但杰勒德却不知远在何方。这一不幸的疏忽使她不得不听任流言和非议的摆布。她感到自己可恨，应受到鄙视。

尽管她从来没听说过贺拉斯的有名的对偶诗《萎靡之振奋》等等，但就她的平易、现实而积极的心智而言，她却是贺拉斯式的人物。而这种心智，说也奇怪，正是当感情碰巧没有使其变得全然盲目时女性判断力的一个特点。她能非常精确地测出世人对问题理解的程度。她的结婚证书既然不在手边，而在意大利，那它